

# 荒島歷險記

劉孟哲著

## 荒島歷險記目次

人物	.....	(一)
第一幕	.....	(五)
第一場	.....	(五)
第二場	.....	(四八)
第二幕	.....	(七五)
第三幕	.....	(一三七)
第一場	.....	(一三七)
第二場	.....	(一六六)
第三場	.....	(二〇四)

這個故事發生的地方是我們中國東部大海裏的一個沒有人的荒島。時候是在這回抗戰中的隨便那一個春天。故事裏的人一共有十三個孩子和八個大人。那就是：

楊新明——十六七歲，初中學生，兒童劇團的團員。人挺厚道，挺虛心，可也有點軟，什麼事都要想了又想，不敢決定。

武安——十六歲，楊新明的同學。也是兒童劇團的團員。有毅力，非常關心他的朋友，爲了團體，爲了大家，什麼東西，他都肯犧牲。

武仁傑——十三歲，武安的弟弟。做起事來很努力，不大愛說話。

張哈叭——十四歲，農村的樣子，楞頭楞腦，傻裏傻氣，做事很能幹，不怕苦，也愛開頑笑，沒事愛跟小狗小兔子們玩。

華光明——十四歲，高小學生，兒童劇團的團員。跟誰都挺好，從來不背後說人壞話，老是挺快活的，稍微有點怕事。

華小英——十二歲，華光明的妹妹，活潑，愛玩，胆子可最小，喜歡畫畫。

文梅——十四歲，小女學生，兒童劇團的團員。人很老實，也還嚮活。整天地唱歌。

花紅——十四歲，海邊打魚人家的小姑娘。粗手粗腳，什麼事都能幹，直衝衝地，胆子比天還大。

俞潔——十五歲。像個大姐姐，從來不生氣，也不罵人，就是身體不大好，常生病。

杜 番——十六歲。從小就沒有有一個親人。做過小偷，也做過小遊擊

隊員。勇敢，粗暴，好做領袖，不愛受人管。

張家驥——十五歲，初中學生。挺能辦事，可是誰都瞧不起，不負責任，好說冷話。

王老么——十三歲，鄉下野孩子，不講理，什麼事都任性，像個小流氓。就好打架打獵打仗什麼的。

唐 仁——十四歲，破落戶的小少爺，好吃懶做。身體不好，胆子也小。就是還能聽話。

慶老奶奶——五十歲，打魚的老太婆。身體很好，很慈善。

張老頭——五十歲，打魚的老頭。力氣很大，也會出主意。常愛說個

笑話。

鍾國仁——三十五歲，原來是漢奸，到末了覺悟了，就反正過來。  
日本兵——甲，乙，丙，丁，戊。

# 第一幕

## 第一場

荒島上一個岩洞的門口，中間一片空地，放着桌子、椅子等；洞洞的對面是一塊荒地。長滿野草，當中疏疏落落幾棵樹引過去是一叢大樹林；整個地方收拾得挺乾淨。一個初春的午後，溫暖的陽光無力地斜照着，樹木都發了芽，微風陣陣拂過，高高的藍天上悠游着朵朵白雲。

開幕時楊新明，杜番，張哈叭，張家驥，文梅，陳花紅

等在舞台一端的荒地上「開荒」。有的割草，有的鋤地，有的檢石頭，嘴裏都在吆喝着，唱着。洞口這邊，武安在修理工具，武仁傑在讀書，他的面前有幾根繩子一直引到台外，是用來騙捕麻雀的，唐仁在打瞌睡，華光明在糊着一個風箏，華小英在畫畫，大家各做各的事，嘴裏都在哼着，唱着，都很起勁。空氣溫暖而恬靜，正像春日的陽光一樣。

文梅：（她一邊鋤地一邊高興地唱着，旁邊有幾個人在和）

「手把着鋤頭鋤野草呀，

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

哎呀嗨，呀嗨嗨，

鋤去了野草，

好長苗呀，哎呀嗨……」

張哈叭：（他搶着換了一個歌，滿不合調地大聲吼起來）



「人生兩個寶：

雙手與大腦。

用腦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腦，

飯也吃不飽。

手腦都會用，

才算是，開天闢地的大好佬！」

張家驥：（譏笑）哼，算了吧，哈叭狗，唱的真好，唱得我混身都起雞

皮疙瘩了。

張哈叭：那不活該，誰讓你聽？（撿起兩塊石頭）喏，張家驥，給你。

張家驥：（不懂）幹嗎？

張哈叭：把耳朵給堵上，該好了吧，（提高了嗓子大吼）

「打倒日本，

打倒日本，

除漢奸，

除漢奸……」

楊新明：哈叭狗，歇會吧，你瞞你，老實點！

張哈叭：嘻嘻嘻，是啦，老實點！

文梅：張家驥，你怎麼又不割了？快點吧，今天給趕完它。

張家驥：放心，我知道。你少管別人吧。你看看自己，鋤了那麼半天，

還是亂七八糟。嗤！

文梅：呦呦呦，你割的好，你割的好。

張家驥：當然好，大爺要就不幹，要幹就準沒錯！

杜番：（笑罵）他媽的，「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少廢話，快做。

楊新明：喝！張家驥這一塊，真是不錯。

陳花紅：糟糕，我這把鋤頭又散了。真是倒霉，——我不鋤地了！

武安：別急，來，花紅，我來給你修。

陳花紅：老修老修，修了又壞，壞了又修，真氣死人。給你，武安。

武安：（笑）那你說怎麼辦呢？在這個荒島上，又沒法買新的。

陳花紅：那要再過幾十年，這些東西都爛了，朽了，可怎麼辦呢？

武安：再過幾十年，那我們也許就能自己開礦造種田機器了。

陳花紅：那要能造種田機器還不如造一條大船開回老家去呢。

張家驥：（長嘆一聲）唉——，什麼時候才回去嘯！

張哈叭：不去也好，我倒願意就是咱們這些人，在這個荒島上過那麼

幾輩子。

杜番：哼！你真有癡。這麼好了；等我們回去的時候，你一個人留在

這兒做皇帝好了。

張哈叭：一個人做皇帝有嗎意思？皇帝還得自己煮飯！

楊新明：再過兩年，你看你的衣裳怎麼辦喇。

杜 番：沒關係，哈叭狗不在乎，狗嘛！

張哈叭：（向杜番作狗叫）汪汪，汪汪……

華光明：（他糊補的風箏弄好了）好了好了，可算補完了，這回可結實了，隨你多大的風也吹不破。武安，你看成不成？（他拿給武

安看）

華小英：（跑來）武安武安，就放吧，現在正有風，就給放起來吧，放起來吧！

武 安：好，早點放起來也好，（立起，四顧）杜番，還是你放一下吧。

杜 番：怎麼又是我放？我還得鋤地呢。

武 安：風箏本來是該你放嘛。

杜 番：我不放，換個人吧。

武安：這是大家分派的工作，你會放風箏，自然該你放。

（其他諸人都慢慢停下工作，注視着二人的爭辯）

杜番：（漸怒）我不高興放。

武安：怎麼？

杜番：不高興放就不高興放！

華英：（插嘴）你總得有理由呀。

杜番：你少插嘴，畫你的畫去吧。（華小英給吓了回去）我真的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這臭主意。

武安：是我想出來的。

杜番：（一怔）管他是誰，反正這辦法毫無用處，真有那麼好事：一條船走過這個荒島，看見天上的風箏，就停下來把我們給接回

去？哼！

唐仁：（在旁邊冷笑）哼，要真要這麼好事，這開荒也可以省了，真

是煩人！呵——（一個哈欠）

楊新明：杜番，你怎麼又急起來了。放風箏這方法雖然，雖然——，變，到底也還是一個方法，說不定有一天……

杜番：「說不定，說不定」，算了吧，已經放了兩個多月了，還「說不定」！

武安：杜番，你怎麼什麼事都要跟我爲難？上回爲了王老么……

杜番：我怎麼敢跟你洞長爲難，什麼王老么不王老么，你可別再扯遠了。（捲起袖口要打架）

楊新明：杜番杜番，武安，別吵別吵。

武安（忍住）你到底放不放這風箏？

杜番：不放。

武安：（一停）好，我自己來放。

杜番：那隨你便。

武安：弟弟，你進去把繩子給拿出來。

武仁傑：嗯。（進入洞）

楊新明：好了好了，杜番，還是來挖地吧，天不早了，來來。

（衆人又去開荒，只有張家驥沒動）

楊新明：張家驥，來呀，割草呀。

張家驥：（好像才聽見似的）哦，還要開荒呀？不是接我們的船就要到

了嗎？

唐仁：（聽見）啊？不開荒了？那我睡覺去啦！

華光明：糖人兒，你少說點吧，來，幫我做事。

唐仁：（沒動）唉，真睏！

（武仁傑由洞裏出來）

武仁傑：哥哥，繩子找不到。

武安：你問問王老么，剛才可是他拿着的。

武仁傑：王老么不在洞裏。

武安：唉，又跑到哪兒去啦，好，我來找。（他進入洞內）

張哈叭：真的王老么這小子又沒影兒了，跑哪兒去啦？

陳花紅：沒錯兒！這傢伙準是偷偷地打獵去了。

文梅：他又不跟武安說，等會又得挨罵。

張家驥：哼，他也就只敢罵罵王老么，要是……

（忽然，王老么從樹前小路上出來）

王老么：啊？誰敢罵老子？揍他！

張家驥：喝！說着曹操，曹操就到。

華光明：老么，你跑哪兒去了？

王老么：玩去了！

楊新明：你怎麼不跟武安說一聲，剛才他還在找你。

王老么：幹嗎？怕丟啦？真是滑稽！



文梅：你看你，派的工作不做，倒一個人去……

王老么：老子高興，做累了，玩玩去。

陳花紅：又是偷偷地打獵了吧？

王老么：你管不着，什麼偷偷地不偷偷地。

陳花紅：你別這麼兇。

華小英：王老么，你不守規矩，留神武安罵你。

王老么：罵我？哼！老子就不愛守規矩，怎麼樣！

杜番：老么，廢什麼話，做事。

王老么：呦，你在這兒，杜番。我正找你呢。

杜番：找我，又是什麼事？

王老么：你過來。

杜番：（過來）真麻煩，什麼事，說！

王老么：（把杜番拉過一邊，低聲）告訴你，大樹林子那邊剛才我看見